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白玉扇

全貞不二年貧日，夫婦愛敬如賓。一朝際遇甚驚人，富貴從天降，平地受皇恩。江蘇省六合縣有一謝鴻恩，進士出身，曾任陝西山陽正堂，為官清廉，五旬無子，遂辭官回籍，樂享田園。想：「我為官之時，積得數千餘金，無子受享，一旦身故，盡為烏有，不如拿去為善。若得上天垂憐，老蚌生珠也未可知，不然亦可修我來世。」於是恤孤憐貧，施衣捨藥，救難濟急，戒殺放生。行時時方便，作種種陰功，方境之人，無不沾恩沐德。誰知善門才開，宦囊即罄。是年幸得妻生一子，取名丁元，一家俱喜。由此善念益堅，當田拉債，節用減費，都不把善事丟了。

其妻虞氏，聞真武廟唱戲，即去燒香，順便與子算個八字。這術士是鄭天星，善能推算，十有九准。桌上先有一婦抱女，方才算畢，虞氏即把生庚報上。鄭天星排起四柱一看，說道：「這張八字，四柱清秀，命元堅固，定有一品之榮，克享非常之福。日後必成大器，身受皇恩，乃大富大貴之命也。事非偶然，先前算這位女娘，有一品夫人之位，那位大娘他還不信咧！我算了一世的八字，只有此二命合格。」虞氏問那婦貴姓，答：「我乃楊貢爺之妻夏氏。」虞氏曰：「原來是個紳衿咧，久仰，久仰！」夏氏亦問曰：「姨娘貴姓？」答：「我娘家姓虞，配夫謝鴻恩。」夏氏曰：「原來是個鄉宦咧，久聞，久聞！」鄭天星曰：「你兩家都是功名，兩孩又是貴命，何不打個親家？」二婦曰：「就請你費心，看八字合不合？」鄭排起一合，曰：「此乃天作之合，前世修成的，兩無虧損，切莫錯過了。」虞氏曰：「我兒名叫丁元，合不合命？」鄭曰：「大福惟大德可享，何不取名大德？」夏氏曰：「我女名叫鳳英，不知合否？」鄭曰：「正合龍鳳之瑞。」二婦回家，各對丈夫商量。這楊貢生名壽基，家極富足，每年要收二千租息。想謝是官家，有名有望，遂請鄭天星為媒。鴻恩亦允。即時會親下聘，年節往來，見婿清秀，十分歡喜。

次年，鴻恩得病身亡，祭葬已畢，負債太多，虞氏不能支持，只得將業賣盡，把債開消，剩錢百串，佃業耕種。其妾見此光景，改嫁而去，虞氏獨身撫孤。誰知命運乖舛，兼之先年大使大用搞慣，儉約不來，這些莊稼怎能夠用？不得已又將押租抵借。大德方才五歲，虞氏偶得一病，醫藥無效，自知不久人世，把大德喊到床前，哭泣說道：

娘今日不覺得痰鳴氣吼，諒必是這性命難以久留。
我的兒上前來把娘侍候，娘有句痛心話細說從頭。
兒的父為清官半百無後，回家來作善事要把兒求。
多蒙得老天爺暗中保佑，生姪兒一家人快樂無憂。
兒的父把善事更加講究，拉債帳加押租都要應酬。
不幸得兒的父一朝死後，眾債主逼得我無款可籌。
娘因此賣地方把帳還夠，母子們佃業耕有出無收。
每年間受緊促將將就就，又誰知娘得病醫藥不投。
娘死了別的事都還不憂，只可憐兒五歲怎把生謀？
孤單單一個人無伴無偶，切不可使為娘珠淚常流。
白日裡莫出門怕遇癩狗，夜晚些莫駭怯難把魂收。
莫遷翻莫作孽莫亂開口，見人的小東西切莫去偷。
長大了尋執業邪路莫走，切不可好懶惰戲耍閒遊。
有銀錢無銀錢要存忠厚，倘若是存奸狡怎得出頭？
為好人說好話須交好友，品要正行要端切莫輕浮。
翻了稍要為善才得長久，若能夠繼父志籍注玉樓。
娘心想久吩咐喉中氣湊，母子們怕的是要把手丟。

說罷而逝。家中只一廚婦，帶起大德，與家族叩頭。眾見押租當盡，尋出一根玉釧，當錢十二串，又把器具賣了，方能買棺安葬。眾曰：「人倒埋了，這大德又如何安頓咧？」於是商量把大德交與隔房的叔，名四缺牙，喊他帶去撫養成人。

且說這四缺牙，先年家貧無所依傍，鴻恩時常顧盼，又拿錢與他佃業，如今也掙得有些錢了。四缺牙把大德帶回家去，倒還未說啥子。他妻不賢，屢次把大德刻待，逼著要去撿糞，不惟衣食不給，而且打罵交加，磨得大德面黃肌瘦，好似乞丐一般。

不遠有一張監生，名守謙，家屋富足，與鴻恩交厚。一日路過，見一孩子手提糞筐，把他久看。守謙問曰：「你姓啥子？」大德告以姓名。守謙歎曰：「可惜清官之子，善人之兒，如此落寞！」便問：「你跟著那個？」答：「跟我四叔。」問：「待得你好麼？」答：「四叔倒好，四娘時常磋磨，不拿衣我穿，不准多吃飯，每日要我撿糞，若撿少了，不打便罵。」守謙惻然不忍，想道：「我與他父何等相好！常言朋友要患難相顧，生死無殊，方不愧於五倫。今友子落難，若不救他，世間那個還結朋友咧？」於是問曰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答：「我認得，你是張伯伯。」守謙曰：「正是。你幾歲了？」答：「我今年滿了八歲。」問：「你去跟我看牛，今年只有三月，與你縫件衣裳，明年拿一串五百錢跟你，你乾不乾？」答：「只要有吃有穿，還講啥錢？」守謙曰：「你幫我做工，豈有無錢之理？」

大德即回去對四缺牙說明，飛跑隨張而去。守謙曰：「牛要牽著在平地看，莫到岩邊去，怕滾跌了。」大德把牛牽出，見門外土壩平坦，牽到中間，牛走便罵，用力拉著。張出來問：「做啥子？」大德曰：「伯伯說要牽牛平地看。」守謙笑曰：「看牛是牽去吃草咧，豈有如此看法？」遂教他如何經佑，如何上草，幾時喂水，幾時滾澡。大德心靈，一講便知，又極勤快，又肯聽教，一家都喜。張老爺娘子送些衣褲鞋襪，又縫件新衣，留他過年。到初二日，問他回不回去，答：「我不回去。」守謙曰：「也要跟你四爺拜年。」

大德收拾回去，守謙拿些糖勝與他。大德進屋就喊：「四爺四娘，拜年！」拜畢，四娘曰：「我道是那個貴客咧，才是姪兒回來了。你倒好哦，這下穿得新新鮮鮮的。張老爺娘子賢不賢惠？」大德曰：「十分賢惠，把我當作兒樣。」問：「他家過年吃些啥子？」答：「雞魚羊肉，一半都未吃完，今早雞蛋和面，幾大鬥碗，喊我快吃，肚皮裝滿。」四娘曰：「早晨吃得多，晌午也吃不得了。」喊大女兒莫辦酒菜。大德心想：「我今天才出行，怎麼連酒菜都不辦？我才說錯了。」四娘曰：「你五哥明天出行，莫得衣穿，把姪兒那件新衣借跟他穿一天，回來就還你，好不好？」大德不答。四娘變色曰：「我千辛萬苦帶你幾年，跟你借件衣都不肯嗎？」大德不得已，把新衣脫下而去。張見無衣，問告借去。過兩日喊他去要，便說失了。大德歎氣，張夫婦再三寬慰。

是年，張家出痘，大德染著，極其兇險，幸得醫便未傷性命，但是面麻成餅，從此個個都以謝麻子呼之。守謙見他忠實，年小升價，到十八歲便做小長年了。先年工價四缺牙收去，後因張守謙說了他幾句，才不來收。

一日，謝大德在路旁見岳父楊壽基對面而來，上前作揖相見。壽基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答：「我是你的女婿謝大德。」壽基看了兩眼，變色而去，回家向妻吵鬧，說道：「你先年放的好女婿，如今窮盡幫人了！這些我都不講，看他麻出那個樣兒，好似精怪一般，我那如花如玉的女兒，若是嫁他，後來就不餓死也要氣死！」夏氏曰：「千怪萬怪，只怪鄭八字！算命不准，才上此當。打個啥主意把這禍害離脫？」壽基曰：「只把鄭八字喊來，叫他恭恭敬敬去把紅庚要回，不然活活將他打死！」即命人去喊，鄭已知之，托故不來。壽基大怒：「喊多人去跟我拉來！」鄭天星只得來家，問曰：「楊老爺有啥子不了之事，用許多人來請我？」壽基曰：「你看命就看命，何必妄斷禍福，以賤為貴，希圖做媒，害我女兒？」天星曰：「我是照命斷的，又未奉承那個咧。況做媒是

你請我的，何得怪我？」壽基曰：「你不說他是大富大貴，我焉能請你做媒嗎？」天星曰：「安知謝大德就不富貴做官了嗎？」壽基曰：「湯老官倒要做了！」天星曰：「楊老爺，你是個讀書人，怎麼也不明理？豈不聞『天降大任於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然後才得大任』？故古來聖賢皆是由因而享，先窮後達。你婿今雖貧賤，一朝運至，自有貴人相遇，富貴不求而自得矣。倘若四句不發跡，那時你來笑我，挖我眼睛！」壽基曰：「莫說那些空話！好好與我把庚拿轉，萬事幹休！」天星曰：「我只架橋，就不拆橋，你自己去要，我就莫得那們合式！」壽基曰：「你不拿回，就不得了！」天星曰：「何事不了？無非官司，就頭人。」壽基大怒，來打天星。天星亦怒曰：「我不怕人打的！」叉手去迎。夏氏慌忙把夫拉進內去，把天星寬慰，款待酒食。

壽基做起呈詞，想去告他，二子苦勸不依。他女鳳英性極端莊，知書識禮，平日頗能孝敬，見二兄勸父不倒，只得親自出來，跪地說道：

雙膝跪在埃塵地，不顧羞恥把話提。
還望爹爹息怒氣，你兒言語聽端的。
先年結親爹媽喜，二家門當戶也敵。
縱然有點不遂意，要知謝家有根基。
公公為官稱廉吏，告職還家把善積。
老天定然要護庇，後來富貴料得的。
從前算命好無比，一品夫來一品妻。
縱然不准無害意，少爺總是生成的。
何必悔親憂閒氣，具詞告狀把媒欺？
「謝家如今窮盡了，我兒嫁去如何過得日子？」
女命本是菜子體，肥瘦都是有生機。
只要栽培不惜力，何問地土宜不宜？
若能行事依天理，貧賤也有發達期。
爹爹呀！
有錢使在衙門裡，何不把婿來周濟？
爹爹得名兒得利，自可轉富把貧移。
「貧就不講，那樣麻丑，叫我兒如何匹配？」
常言嫁狗由狗去，嫁雞你兒也隨雞。
你婿雖丑有人氣，比那雞狗總好些。
何必敗名喪節義，使兒罵名萬古遺？
「未曾過門，怎說是敗名喪節咧？」
好馬不響雙鞍綈，鴛鴦交頸不相離。
天子也有貧親戚，公侯門下有布衣。
一諾千金誰笑你，嫌貧有人指背脊。
「女子在家從父，父要悔則悔，你敢說不從嗎？」
三從雖是從父起，終身大事要從一。
你兒雖蠢知書理，貧窮醜陋不改移！
「既然如此，為父不辦一點嫁奩，隨你嫁去餓死也好！」
餓死也是兒命鄙，生成運氣怪得誰？
有無嫁奩隨父意，好女不穿嫁妝衣。
「好，還說啥子？為父把你舍了！」
爹爹呀！
婚姻事大非兒戲，關乎人倫豈可欺？
前世修來今生匹，焉有許東又嫁西？
若要你兒背恩義，情願一死到陰司！
楊壽基大怒而出，謂鄭天星曰：「你去對謝麻子說，叫他明日就來接親，如若不能，便退紅庚！」
天星只得來會謝大德，告知其故。大德曰：「岳父逼我接親，分明是悔親！罷了！大丈夫不受人憐，只要有志，何愁一房妻室？他既悔親，把庚退他就是！」正是：
無錢王孫受胯下，家敗妻於上別船。
如今世上人眼淺，只重衣冠不重賢。

天星曰：「你說得那們鬆活哦，要接就接，怎說退庚去了！」大德曰：「鄭老師，你還不曉得嗎？我一無銀錢，二無房屋，三無柴米，四無衣服，拿啥子去接？不如退了好些。」正說之間，張守謙走來。天星曰：「張老爺快來做個中人，看把這事搞得成麼？」張問：「何事？」天星把楊家悔親逼接的情由一一告知，守謙怒曰：「要接就接，有啥來頭！豈有幼年結得的親退跟他不成嗎？」謝麻子告以所苦，守謙曰：「上手書房昨天把館散了，不是房子嗎？柴米什物一概我有，只管應承！」天星曰：「這才是話！不然我做成的媒，希乎被他騙脫了！」守謙笑曰：「莫問紅葉公，他有多少嫁奩，要去若干行郎？莫得衣服豬酒，未曾與他增光。」天星曰：「如此逼嫁，還講豬酒？有了香燭片菜，都是尊敬老狗！」又說：「他雖莫嫁奩，你多去行郎，起空扛轉，才好羞他娘！依我講去三十付扛子，六十個行郎。」說畢而去。守謙叫僱工喊齊佃戶，於是掃屋築灶，打貨買豬，挑碗借物，喚吹請廚，一陣辦妥，雞鳴就行。

天星轉到楊家，把謝家應允、行郎若干說明。壽基怒曰：「你這瘟媒！亂把口開！我無嫁奩，拿啥來抬？」天星曰：「你家富豪，樣樣不少，莫得嫁奩，就抬谷草，夫妻肚餓，亦可以飽。」說得壽基面紅頸脹，一衝而去。他兩個媳婦俱富家女，妝奩豐厚，聽得媒言，大嫂想：「我的性遲緩，公婆不喜歡，罵有妹解勸，打有妹轉彎；如今出閣去，誰與我周旋？好不心焦！」二嫂想：「我的形單小，雙腳痛得跳，喂豬妹提桶，煮飯妹衝灶；如今嫁去了，無人把勞效。好不憂氣！」遂問姑曰：「謝家明日接親，行郎六十餘人，嫁奩早些收拾，明日好抬出門。」夏氏說他不知，去問丈夫。壽基正在冒火，只得罵曰：「如此不孝女，我有啥打發？那個再來問，便要他媽！」二嫂聽得，嫂請弟曰：「我們好個妹妹，平日極有恩情，家貧又無嫁奩，如何過得光陰？」二嫂曰：「你也掛念，我也擔心，大家逗些嫁奩，做個知恩報恩。」嫂曰：「好，我就出床。」二嫂曰：「你床舊了，拿我新的；你出書櫃，拿個抽屜，桌椅板凳，大小要齊，平櫃衣架，都算你的。」嫂曰：「你只床一架，派我八九抬，我就這樣悶，你就那們乖？雙箱和雙櫃，杯碗與鏡台，洞房擺設物，樣樣你安排。你若能發慨，我的就拿來。」二哥說：「他是極氣慨的。」二嫂恨夫曰：「那們合式，都要我們逗嗎？公婆那多銀錢，你去偷些來。」二哥曰：「爹媽銀錢比命還重，鎖了又鎖，怎偷得動？好，我與哥哥各拿五串私房錢。」大嫂謂大哥曰：「瓜子子呀，去開倉偷米！」大哥去盜鑰開倉，谷一石，兩籮米糧，乾雞臘肉，皮蛋細糖，一

樣偷些。二哥曰：「這才是話，也免醜人。外貨既然逗好，內貨也要相勻，莫得枕套帳席，明晚還睡不成。」二嫂曰：「我的內貨盡是細料，我出首飾，那些去問嫂要。」嫂曰：「就是細料，妹也睡得，一個一套，不要吝嗇。」二嫂曰：「何為一套？」嫂曰：「鋪窠枕帳，單衣袂衣，套褲馬褂，釧蓋環笄，滿頭珠翠，一套就齊。」二哥曰：「什物都全，尚少鞋子，既無包裹，又莫帕子，明日拜客送親人，怕要羞死。」二嫂說：「外貨也備，內貨也齊，多的出了，還講少的，破我二人勾子，遮你楊家臉皮。」二人一陣湊得齊齊整整，告知鳳英，鳳英感激，大哭一場，出閣而去。

大德把堂周了，下午，眾人收送清楚，盡都去了，夜間只有夫妻二人。次早大德起來煮飯，見無午米，飯後發憤撿糞，掉米一升藏在袖內，回到米櫃，便喊煮飯。鳳英曰：「快來吃，我未候你，已先吃了。」大德曰：「你怎知我的米咧？」鳳英曰：「還不知是空的。」大德臉紅，問米何來，鳳英曰：「你只管發憤做工，莫問家事，總不得餓死你。」於是告知大德是哥嫂打發的。將錢買對豬，稱些棉花紡賣，大德天天撿糞，夫妻到還快樂，敬愛如賓。

次年，楊壽基生日，鳳英想不去，大德曰：「父母是天倫，他即嫌賤，人子豈可怨恨？」鳳英只得同去。行至河邊，誰知溝上放水，過不得河，鳳英欲回。大德曰：「走了多半，豈可又回？待我背你過去。」鳳英曰：「被人看見，莫醜死了。」大德四望無人，說道：「夫妻人人有，有啥子丑咧？人就看見也是無妨的。」背起就走。過了河來至岳家，諸姑姊妹都來問慰，問到丈夫好弄，鳳英笑而不言。下午辭母欲歸，母曰：「我兒嫁去作麼就生分了，縱有不了之事，也要陪娘多耍兩天。」鳳英說：「無人看屋。」母曰：「喊謝麻子回去就是。」鳳英不肯，老姑娘曰：「你偌大年紀都不懂事嗎？你女今天才回門，怎麼就喊女婿獨歸？」夏氏羞悟，忙喊兩個僱工去與女婿守屋，留著夫妻。諸客心疑，想：「謝家那樣貧窮，他夫妻如此歡喜，若是我們的女，還怕連天都要吵變。」

至夜間母女同床，問及丈夫如何，鳳英見客睡靜，便說：「丈夫耐煩，媽莫掛牽，今天回來過不得河，都要來。」母問：「如何過來的？」女見母聲大，暗將母手掐一下。母曰：「嗨呀，是抱過來的呀！」女說：「小聲點！是背過的。」誰知對床睡一女客，喊道：「呀，我的命呀！我家男子犍如牛樣，叫他送下他都不肯，心怕丑了他。那有你這有情有義的丈夫，背你過河！你真正好命哦，遇到這樣好人！」你說女客是誰？才是他的老姑娘，聲氣又大，把諸客都驚醒了，問：「說啥子？」老姑娘把鳳英出閣，他父嫌婿不辦嫁奩之故告知諸客，都說夏氏不是，「貧不辦奩，嫁不去看，丈夫不肯，你該要勸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夏氏羞愧難當，掩面哭道：

我這陣丑得無處站，想入地又莫縫縫鑽。
都說我為娘不慈善，做的事丑過這江南。
我膝下未把女多產，只生得一個美譚娟。
就該要當作珍寶玩，為甚的愛富把貧嫌？
想先年一家結姻眷，也是我從中愛添言。
婿貧窮因他父為善，並非是女婿敗家園。
面麻丑皆因把痘染，並不是生來就成斑。
為甚要起心使奸險，喊媒人來家退姻緣。
那知道媒人是硬漢，估不住便想去見官。
恨女兒不該來解勸，未與我打做一邊船。
喊接親原想逼庚轉，欲弄巧反拙事難翻。
張監生仗義壯婿膽，硬把女抬去配良緣。
妝奩事未辦一根線，也不怕俄飯少衣穿。
半年多不接也不看，把女兒當作路人看。
這件事我只怪老漢，弄得我如今悔不完。
也是我當初莫主見，未與他來把鱗頭搬。
為甚麼全然不阻諫，由著他害理又傷天？
哼，老漢呀！
你不看金面看佛面，就恨婿也莫把女嫌。
從一終他也是正卷，能安貧算得女中賢。
為老子叫女把節玷，不知你是付啥心肝！
到如今看我有何險，諸親戚都把我來言。
哼，老漢呀！

恨不得捶你幾腦攢，實想要踢你幾腳尖！

楊壽基先前嫁女時倒是仇恨，今見雙雙祝壽，天良發現，心中失悔。是夜，任妻吵鬧，再不做聲。第二日，對妻說道：「從前算我錯了，如今與他補虛好麼？」意欲另辦嫁奩。鳳英曰：「兒蒙哥嫂打發有了，不必另辦，何不將那些錢跟我佃點田土，我夫妻才好過活。」父曰：「事又遇緣咧，兩河關的公田，今年是為父當局首，明日進縣稟明，佃四十畝田你去耕種。」於是打發夫妻二百銀子，衣服首飾，乾雞臘鴨，就是一挑，叫兩乘轎子，與大兒前去送他回家。大德曰：「我是長年，如何坐轎？自己面慚，別人恥笑，我與大哥步行罷了。」回家把什物收拾，搬到公田莊去，做了兩年，頗有餘積。

這謝大德平日勤快無比，看見對山有些荒地，閒時即去開墾。鳳英煮飯，見天氣炎熱，煮些鹽菜湯與夫送去。來至大路柳陰之下，有個客人在此乘涼，便問：「大嫂送飯與誰？」答：「奴夫開墾，送飯過午。」客人曰：「路人饑餓，欲買一飯，不知大嫂能相與否？」鳳英見客人品貌非凡，便說：「粗糠之飯，何必言買？願以奉君子。」隨將飯羹放地請食。客人食一碗便住，歎道：「湯味極美！」鳳英曰：「君子胡不飽食？」客人曰：「我若飽食，爾夫必餓。」鳳英曰：「此乃二人之食，請再用些。」客人曰：「爾何所食？」鳳英曰：「奴家中尚有。」客人遂飽食一餐，鳳英收起便走。那知大德早已看見，心中大怒，候妻近身，一耳巴打去，鳳英實脫曰：「夫君做啥？要打把飯放下慢慢的打不是？把湯倒了，拿啥來吃！」大德曰：「你這賤人！豈不聞『男女受授不親，瓜李之嫌當避』？大路之上與人交言遞食，為夫臉面何存？」鳳英曰：「夫君呀，家中有剩飯，路上有饑人，當憐行路苦，要把方便行。妻子雖然錯，夫君得美名。」大德曰：「好個龜名！」鳳英曰：「不要亂講，快些用飯，倘若冷了，吃下肚去不好。」大德聽得妻言，也打不下手。

那客人見鳳英挨打，知為與飯之故，便有不平之心，遂坐下看他還打罵不打罵。只見鳳英恭立奉飯，吃了又添，飯畢奉茶，許久並無倦容，心想：「此人不愧『夫妻』二字！夫有夫綱，妻有妻義，夫妻恩情此見萬一，必是平日相敬如賓，方能如此。」忽見鳳英轉來，問曰：「爾夫打你，為與飯麼？」鳳英心想直言，又怕揚夫之短，乃曰：「非也，夫君打奴不會處事，說君子是客，正宜請到家中酒菜款待，路上待客不成恭敬，有慢君子。此奴夫之所以打也。」客人心想：「天下有如此聰明女子！丈夫打他，不惟不怨，而且隱惡揚善，真是有德有才之婦！若使置之朝廷，必能忠君愛國。」於是問道：「爾娘家姓啥？丈夫何名？」鳳英告知。又問曰：「爾是自業，佃耕？」鳳英曰：「是聖上的公田。」又問：「公田共有多少畝？」答曰：「約有萬畝。」客人曰：「我是收京帳的客，江蘇總督借我銀子，前來收討。今有別事，不能即去，有書一封，請你丈夫送去，叫他辦銀，我不久來收。」鳳英曰：「送信無妨，但侯門似海，庶民不通，恐負所托。」客人曰：「此事不難，我有扇子一把為憑，你夫送至總督轅門，與守軍說

了，叫你夫莫走，自然有人傳你進去。」鳳英曰：「既然如此，願效微勞。」客人又索筆墨寫書。鳳英嫌其嘮叨，想不去拿得來，又應允了，又怕失信，只得進內拿出。客人把詩寫就封好，交與鳳英而去。

鳳英心想：「夫君先前就要打我，今又說話許久，定難躲脫，要設個法使他不打才好。」又想：「菸是和氣草，茶為散事湯，我如此安頓，必不打了。」果然，大德恨怒而歸，大聲索妻。鳳英斟杯茶來，雙手捧上。大德想打，又怕打爛茶缸，只得接著。正想吃茶，那知茶又燙口，邊吹邊哈，把茶哈完，氣也莫得了。又奉上菸，大德接菸就吃。鳳英笑曰：「今天才怪喲，那客人喊你送信，到總督那裡去。」大德曰：「他是何人，認得總督？」鳳英曰：「他說總督借他的帳，叫你送信催銀，這裡有把白扇為憑。」大德接扇一看，才是七塊材的，兩邊扇夾是白玉雕成雙龍，足捧扇葉，笑曰：「妻言不錯，這玉扇要發財人才有，此信送去，定得幾兩銀子；就莫得銀，看下總督也長點見識。不知他如何又請我送咧？」鳳英曰：「你沾我的光，曉不曉得？他問你夫打你做啥？我說打我未請貴客到屋款待，把客簡慢了，他所以請你咧。看你做起那兇惡樣子做啥！」大德笑曰：「當真難為你，如今我不打你了。」

次日早去，來至南院轅門，守軍大喊拿下。大德曰：「不要亂喊，我是送信人，要見你的大人。」守軍曰：「啥子東西，敢見大人！」大德曰：「有個客人說你大人借了他的銀子，叫我送信來收，有扇為憑，快去通報。」守軍見了此扇，忙去通傳。不久大開中門，請送信人進見。大德進了數重門，見一人頭戴紅頂，身穿朝衣，足履朝靴，項掛長珠，鞠躬而立。大德上前作揖一個，把信獻上，總督答禮接信，命坐獻茶，即刻擺起香案，把信放在中間，四禮八拜，折信跪觀。大德心想：「做官人才軟，見債主的信都要磕頭，我們鄉間收帳，多說兩句他還不耐煩咧！看來鄉間硬氣多了。」總督拜畢，命人拿套衣服來，與他的一樣，只無翎翎，叫大德快穿。大德曰：「我是農夫，穿來做啥？」總督曰：「穿起好謝恩。」大德曰：「我未借他銀子，有啥恩謝？」總督曰：「你知那客人麼？」大德曰：「這信是我妻接到的，也未問他是何人。」總督曰：「這客人就是當今天子乾隆皇上！說你夫妻敬順知禮，你妻賢淑，有才有德，當你一品頂戴孝義郎榮身，封你妻為賢淑一品夫人，兩河關公田萬畝盡都賞你，子孫世守。」大德駭得汗流夾背，條條大戰，心想：「幸我妻子會說，不然性命有虧。」忙穿朝服謝恩。總督曰：「這封信就是你的執照，本部堂看了，此信你好生收有。即留衙中待宴，我發三千銀子送到公館。」切院與三司府道各衙，聞大德是聖上心喜之人，都來叩賀，大德只得拜客做酒，接了萬多銀子，辦就轎馬旗傘滿堂執事回家，各衙俱打發人送。

再說鳳英見夫半月不歸，心中憂疑。又怕卻拐，天天掛慮。忽見轎馬執事吼奔而來，大驚失色，心想：「定是丈夫落難，命人前來捉我！」急忙躲避。大德進內尋喊不見，後在柴房尋出，告知情由。鳳英大喜，慌忙出外穿戴衣冠，拜謝皇恩，打發護送人等。祭祖拜客，來至楊家，壽基又愧又喜，愧的先年嫌貧，喜的前日回頭，不然今日無面相見。一家喜之不盡。大德又拜張守謙，以千金為壽，報其前德。回家做台大酒，鄭天星來收謝儀，夫婦歡喜，打發二百銀子。從此人人贊美，個個稱揚。正是：

從前寂寞無人問，一朝際遇天下聞。

時來風送滕王閣，人人都把大人稱。